



# 老人与海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高格 译

20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 影响历史的百部经典之一

1986年被法国《读书》杂志推荐为最理想藏书

• 海明威的巅峰之作 被译成几十种语言畅销全球

作品塑造了一个在失败和挫折面前不低头、不气馁、坚忍奋斗的老渔夫形象，表达了“人可以被毁灭，但却不能被打败”的精神。1954年，海明威因“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风格之影响”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文学名著。迄今为止，《老人与海》出版近六十年，魅力仍经久不衰，在世界各国拥有大量的读者。

# 老人与海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高格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 / (美)海明威(Hemingway,E.)著;高格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113-1393-5

I. ①老… II. ①海…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3388 号

## 老人与海

---

作 者: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译 者: 高 格

责任编辑: 若 兰

封面设计: 王明贵

文字编辑: 周水琴

图文制作: 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50mm 1/32 印张:10.5 字数:290千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1393-5

定 价: 22.0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58815875 传真:(010)58815857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20世纪美国杰出小说家，二三十年代“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斗士。

海明威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1899年7月21日，海明威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外橡树园镇的一个医生家庭，从小喜欢打猎、钓鱼、音乐和绘画。中学毕业后，他到堪萨斯城任《星报》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亲临意大利战场，在前线受了重伤。战后，他一面做记者，一面开始创作。192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给他带来了声誉。1927年，他创作了一系列以拳击家、斗牛士和猎人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成功刻画了各种“硬汉性格”。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1929年）是一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明威到欧洲任战地记者。他以自己在西班牙的经历，写成了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明威定居古巴。1952年，发表小说《老人与海》。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古巴革命爆发后，海明威回国。晚年多种疾病缠身，精神抑郁。1961年7月2日，因不堪疾病折磨，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54年，海明威因“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风格之影响”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文学名著。迄今为止，《老人与海》出版近六十年，魅力仍经久不衰，在世界各国拥有大量的读者。

作品描述了老渔夫圣地亚哥在海上连续84天没有捕到鱼。刚开始，有一个叫马诺林的男孩跟他一道出海，可过了40天都没有钓到鱼，孩子的父母就把他安排到另一条船上去了，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跟着老渔夫是不会有好运的。第85天，老渔夫圣地亚哥一清早就把船划出很远，他出乎意料地钓到了一条比船还大的马林鱼。圣地亚哥和这条鱼周旋了两天两夜，终于叉中了它。但受伤的大马林鱼在海上留下了一道腥踪，引来无数鲨鱼的争抢，圣地亚哥与鲨鱼奋力搏斗。但回到海港时，马林鱼只剩下一副巨大的骨架，圣地亚哥也筋疲力尽地

一头栽倒在陆地上。男孩来看他，认为圣地亚哥并没有被打败。“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圣地亚哥的生活信念，也是《老人与海》要表达的思想。小说语言简洁生动，情节激动人心，洋溢着英雄主义精神，是20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1986年被法国《读书》杂志推荐为最理想藏书。

老渔夫圣地亚哥是海明威所崇尚的完美的人的象征：坚强、仁慈、宽厚、充满爱心，即使在人生的角斗场上失败了，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他仍然是精神上的强者，是一个“硬汉”。“硬汉”是海明威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也是作品中常有的人物。他们在外界巨大的压力和厄运打击时，仍然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甚至视死如归，他们尽管失败了，却保持了人的尊严和勇气，有着胜利者的风度。通过老渔夫圣地亚哥的形象，海明威热情地赞颂了人类面对艰难困苦时所显示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

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海明威及其创作风格，本书除了收录《老人与海》外，还收录了其具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如《乞力马扎罗的雪》《印第安人营地》《士兵之家》《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没有被斗败的人》《阿尔卑斯山牧歌》，等等。

# 目 录

## Contents

---

老人与海 .....	1
乞力马扎罗的雪 .....	61
尼克拉斯·亚当斯故事系列 .....	85
印第安人营地 .....	87
杀人者 .....	91
大双心河(第一部) .....	100
大双心河(第二部) .....	108
医生夫妇 .....	118
了却一段情 .....	122
三天大风 .....	126
拳击手 .....	136
越野滑雪 .....	145
十个印第安人 .....	150
两代父子 .....	156
你们决不会这样 .....	167
三下枪声 .....	178
印第安人搬走了 .....	181

<b>战争系列</b> .....	183
在士麦那码头上 .....	185
桥边的老人 .....	187
士兵之家 .....	190
革命党人 .....	197
我躺下 .....	198
<b>斗牛与狩猎系列</b> .....	205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	207
世界之都 .....	238
禁捕季节 .....	249
没有被斗败的人 .....	255
<b>男女情感系列</b> .....	283
白象似的群山 .....	285
艾略特夫妇 .....	290
雨里的猫 .....	293
美国太太的金丝雀 .....	296
阿尔卑斯山牧歌 .....	301
<b>其他</b> .....	307
暴风劫 .....	309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	315
世上的光 .....	320

## 老人与海





这位老人，独自在湾流<sup>①</sup>的一条小帆船上打鱼，他已经在那里八十四天，至今，连一条鱼都没捕到。前四十天，还有个男孩儿和他在一起。但是，四十天过去了，连一条鱼都没捕到，那个男孩儿的父母告诉他，老人现在肯定是着实地“倒了血霉”，意思就是，运气差到了极点，于是，男孩子按照父母的吩咐，跟上了另外的渔船，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很不错的鱼。男孩子看见老人每天都是空着船回来，心里很难过，他经常走下岸，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或者是鱼钩和鱼叉，也可能是绕在桅杆上的船帆。船帆上打着面粉袋片的补丁，收拢起来后，看着很像是一面预示着永远失败的旗帜。

老人不仅十分消瘦，看着还很憔悴，脖颈上的皱纹很深。腮帮子上长有褐色的斑，那是一种良性的皮肤癌，是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太阳光所引起的。褐色斑一直从他的两腮向下蔓延，由于经常用绳索拉大鱼，他那双手上有勒得很深的伤疤。可是那些伤疤里没有一块新的，就像是沙漠里久经侵蚀的地方一样。除了他那双乐观不肯认输的、像海水一样蓝的眼睛之外，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古老。

“圣地亚哥，”他俩从停泊小船的地方往岸上爬的时候，男孩子对他说道，“我又可以跟你一起出海了。我家里已经挣了点钱了。”

是这位老人教会这孩子捕鱼的，这男孩子非常爱他。

“不，”老人说，“你跟的那条船，交好运了。继续跟着他们吧。”

“可是你应该还记得，你有一次八十七天都没捕到一条鱼，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们每天都捕到了很大的鱼。”

“我当然记得，”老人说，“你不是因为没信心才离开我的，我知道。”

“是爸爸让我离开你的。我是孩子，不能违背他的意愿。”

“我知道，”老人说，“这是应该的。”

“主要是他没多大信心。”

---

<sup>①</sup>指的是墨西哥湾暖流。这是个鱼群密集的地方，水温比两边海水的温度高一二十度，深蓝色的水面，颇为壮观。小说中的这位老人就是古巴首都——哈瓦那附近的小海港的渔夫，经常来这里打鱼。

“是的，”老人说，“不过我们有，不是吗？”

“当然，”男孩子说，“我请你去露台饭店喝啤酒吧，然后再带着打鱼的家伙回家。”

“好啊，”老人说，“打鱼的都是一家人嘛。”

他们在饭店的露台上坐着，很多渔夫都在开老人的玩笑，老人也不生气。还有一些年纪稍大的渔夫看着他，为他感到难过。但他们都没有把那种怜悯流露出来，只是很斯文地谈论着海流，谈论着他们能把钓索送到海面下多深的地方，谈论着天气一直都很好，谈论着他们的所见所闻。当天打到鱼的渔夫都已经回来了，大马林鱼被他们剖开，整片地放在两块木板上排着，两个人抬一头，晃悠悠地送往收鱼站，在那里，冷藏车会来把它们全都拉到哈瓦那的市场。人们已经把捕到的鲨鱼送到海湾另一侧的鲨鱼加工厂了，他们把鲨鱼吊在复合滑车上，把鲨鱼的内脏除干净，把鱼鳍割掉，然后再剥去外皮，把鱼肉切得一条一条的，用来腌制。

东风隔着海湾送来一股鲨鱼加工厂的气味；不过今天的气味很淡，因为风向有点偏北，然后慢慢停住了，饭店的露台上阳光很好，很是惬意。

“圣地亚哥。”男孩子说。

“噢。”老人说。他当时正拿着酒杯，回忆很久以前的事情。

“需要我去给你弄点明天用的沙丁鱼吗？”

“不用。你去打棒球吧。我划船没问题的，而且还有罗赫略呢，他会帮我撒网的。”

“我特别想去。就算不能和你一起捕鱼，我也想多帮你做点事儿。”

“你已经请我喝啤酒了，”老人说，“你都长大了。”

“我第一次跟你上船的时候，是几岁啊？”

“五岁吧，那天我捕到一条很活蹦乱跳的鱼，往船上拖的时候，那条鱼差点把船撞坏，也差点送了你的命。你还记得吧？”

“我记得，鱼尾巴‘砰砰’地拍打着，船的座板都被弄断了，还有你拿着棍子打它的声音。我记得你猛地把我的推到船头，湿湿的钓索卷儿就放在船头，我觉得整条船都在晃荡，你拿着棍子‘砰砰’打鱼的声音，就像在砍树一样，还记得我全身都是血腥味儿，甜丝丝的。”

“你是真记得，还是我不久前又跟你说过呀？”

“从我第一次跟着你出海到现在，跟你在一起的所有事情，我都记得特别清楚。”

老人爱怜地看着他，那双常被日晒的眼睛流露着坚定的目光。

“你要是我的孩子，我肯定会带着你出去闯闯，”他说，“但是你有自己的爸爸和妈妈，你现在跟的那条船又正走好运呢。”

“我去弄沙丁鱼行吗？我还知道在哪儿能弄到四条鱼饵。”

“我今天还有剩的，在匣子里腌着呢。”

“还是让我去弄四条新鲜的给你吧。”

“一条吧。”老人说道。他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和希望。这一刻感觉又像微风乍起时那样清新了。

“两条。”孩子说。

“那就两条，”老人同意道，“你不会去偷吧？”

“要是偷得来，我也愿意，”孩子说，“这些都是买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内心纯朴，不去想自己何时变得如此谦卑。但他知道自己现在正变得如此，知道这没什么丢人的，知道这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

“看那海流，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他说。

“你准备去哪儿啊？”孩子问道。

“去得远一点，等风向转过来就回来。我打算天不亮就动身。”

“我得想个办法，让我那个船主也去得远一点，”孩子说，“那样，你如果真的捕到大鱼了，我们就能赶去帮你一把。”

“他肯定不愿意去得那么远。”

“是的，”孩子说，“但我能看到些他看不到的东西，比如看到在空中盘旋的鸟儿时，我就会让他去追海豚。”

“他的眼力这么差吗？”

“简直跟个瞎子差不多。”

“这就奇怪了，”老人说，“他从未捕过海龟啊。那东西最伤眼睛了。”

“你在莫斯基托海岸外捕海龟都好多年了，你的眼力还很好啊。”

“我这个老头跟一般人不一样。”

“不过，你现在还对付得了特别大的鱼吗？”

“我觉得可以。况且，我还有很多小窍门呢。”

“我们把捕鱼的家伙拿回家吧，”孩子说，“那样我就能拿着渔网去捉沙丁鱼了。”

他们去船上拿打鱼的用具。老人的肩头扛着桅杆，孩子手里拿着鱼钩、带杆儿的鱼叉，还有木箱，里面放着褐色的、编得非常紧密的钓索卷。装鱼饵的匣子在船梢下面藏着，那里还有根棍子，用来制服被拖到船边的大鱼。虽然没人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不过，最好还是把桅杆和那些钓索卷拿回家的好，因为露水会损害这些东西；而且，虽然老人确信当地人没人会偷他的这些东西，可他觉得，留把鱼钩和一支鱼叉在船上，确实是不必要的引诱。

他们一起沿着大路回到老人的窝棚，从敞开着的大门进去。老人把缠着帆的桅杆靠墙放好，孩子就把木箱和其他用具放在桅杆旁边。桅杆和这间屋子的长度差不多。这个窝棚是用大椰树那种被称为“海鸟粪”的结实的苞壳做成的，里面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泥地上有一小片用木炭烧饭的地方。

把坚韧的“海鸟粪”苞壳展平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挂了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还有一幅《科布莱<sup>①</sup>圣母图》。这都是他妻子临终前留给他的。以前，墙上还挂有他妻子的彩色照片，可他把照片取下来了，因为看到照片会愈加感到孤单。妻子的照片现在屋角搁板上，他用一件很干净的衬衫盖在上面。

“有什么吃的吗？”

“鱼煮黄米饭。你也吃点吧？”

“不了。我回家再吃。用不用我帮你生火？”

“不用。等会儿我自己来就行。要不就凑合点冷饭。”

“我把渔网拿走，可以吗？”

“当然。”

其实根本没什么渔网，孩子还记得他们是啥时候卖掉它的。可是他们每天都要说一遍这样的谎话。孩子也知道，根本没什么鱼煮黄米饭。

“八十五这个数字很吉利，”老人说，“你想不想看我捕回来一条除去下脚还重一千多磅的鱼啊？”

“我拿着渔网去捉沙丁鱼了。你在门口坐着晒会儿太阳好吗？”

---

<sup>①</sup>科布莱是古巴东南的一个小镇。

“好啊。我还有张昨天的报纸，可以看看有关棒球的事。”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子虚乌有。不过，老人确实从床下把报纸取了出来。

“在杂货店里，佩里科给我的。”他解释道。

“我捉到沙丁鱼马上回来。我会把我俩的鱼放在一起冰镇着，这样明早就能分着用了。我回来以后，你再跟我说有关棒球的消息。”

“扬基队是不会输的。”

“可我觉得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有可能会赢。”

“要对扬基队有信心，好孩子。可别忘了还有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呢。”

“我很是担心底特律老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放心吧，否则就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你都得担心了。”

“你安心读报吧，等我回来讲给我听啊。”

“你说我们要不要买张尾数是八五的彩票？明天是第八十五天。”

“好啊，”孩子说，“可你上次还创了八十七天的纪录呢，那怎么说啊？”

“那种倒霉事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你看看能不能搞到一张尾数是八五的？”

“那我去订一张吧。”

“订一张得要两块半。我们跟谁借这笔钱啊？”

“这个好说。我肯定会借来两块半的。”

“我觉得我也能借得来。可我不愿意借钱。第一次是借钱，下次就该要饭喽。”

“老人家，穿得暖和点，”孩子说，“你别忘了，现在可是九月天。”

“大鱼多半是在这个月份露面的，”老人说，“要是在五月，每个人都能是个好渔夫。”

“我去捉沙丁鱼啦。”孩子说。

孩子回来时，椅子上的老人已经睡熟了，太阳落下去了。孩子在床上拿了条旧军毯，搭在椅子背上，盖住老人的肩膀。那两个肩膀很怪，人都上年纪了，肩膀却还是那么强健，脖子也还是那么壮实；而且，老人的脑袋往前低着睡熟了以后，皱纹也不那么明显了。

他衬衫上的补丁不计其数，跟他的那张帆一样，阳光把那些补丁晒得褪成了很多深浅不一的颜色。老人的脸特别苍老，眼睛一闭上，脸上就没有一点生气了。晚风中，他膝盖上摊着的报纸，因为他的—只胳膊压着没被刮走。他的脚光着。

孩子撇下老人走了，他再次回来的时候，老人还在熟睡当中。

“醒醒，老人家。”孩子喊道，他的一手放上老人的膝盖上。老人睁开眼，好像正从遥远的地方拉回自己的神志。然后，他笑了。

“你拿什么来了？”他问。

“晚饭啊，”孩子说，“我们一起吃吧。”

“我不是很饿。”

“别啊，快吃吧。你不能光打鱼，不吃饭啊。”

“我一直都这样。”老人说着站了起来，先把报纸折好，然后，他开始叠那个旧军毯。

“披着毯子吧，”孩子说，“只要有我在，就绝不会让你不吃饭就去打鱼。”

“要是这样，就祝你长寿啊，好好保重自己，”老人说，“那我们吃什么啊？”

“黑豆饭、油炸香蕉，还有点炖菜<sup>①</sup>。”

孩子从露台饭店把这些饭菜装在双层饭匣里拿了过来。他口袋里还装了两副刀叉和汤匙，都用餐巾纸包着呢。

“这些都是谁给你的？”

“马丁。我跟的那条船的主人。”

“我应该去谢谢他。”

“我都谢过了，”孩子说，“你不用再去谢他了。”

“我得把大鱼肚子上的肉给他一块，”老人说，“他这样帮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也这么想。”

“要是这样，除了鱼肚肉以外，我还应该送他点别的东西。他真是对我们太好了。”

“他还送了两瓶啤酒给我们呢。”

“啤酒，我喜欢喝罐装的。”

---

<sup>①</sup>加勒比海地区的百姓的主食就是这些。

“我知道。可这是瓶装的，阿图埃牌的，瓶子我还得给他们送回去。”

“你考虑得真周到，”老人说，“那我们开始吃吧？”

“我都问你一遍了，”孩子亲切地对他说，“等你准备好了，我再把饭匣子打开。”

“我准备好了，”老人说，“只用洗洗手和脸就行。”你去哪儿洗啊？孩子心里想着。水龙头在村子大路的第二条横路的拐角处呢。孩子想着，我应该给他带点水来的，再拿块肥皂和一条干净的毛巾。我怎么这么粗心呢？我还应该给他弄件衬衫，再弄件茄克衫让他过冬，再弄双什么鞋子，最好再给他弄条毯子。

“这炖菜好极了。”老人夸道。

“你讲棒球赛给我听吧。”孩子请求道。

“扬基队一直都是美国联赛<sup>①</sup>的天下，我告诉过你。”老人兴奋地说。

“可他们今天输了。”孩子跟他说。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就要找回他的本色了。”

“他们队里还有其他很棒的队员呢。”

“这是肯定的。可有他就不一样了。在另一个联赛<sup>②</sup>里，比如说布鲁克林队和费拉德尔菲亚队吧，我就相信布鲁克林队会赢。可话说回来，我没忘迪克·西斯勒跟他在老公园<sup>③</sup>里打的那些好球。”

“那些好球别人从来没打过。他是我见过的打得最远的一个。”

“他以前经常来露台饭店，你还记得吗？我很想跟他一起出海捕鱼，可我没勇气开口跟他说，然后我让你去说，你也不敢。”

“记得。我们真是错大了。他蛮有可能和我们一起出海的。那样，我们就有可以回味一辈子的事情了。”

“我挺想陪着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去捕鱼的，”老人说，“听人家说，他父亲也是打鱼的。他以前可能也和我们一样穷困，肯定能体会我们的心意。”

“那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爸爸可从未有过穷日子，他爸爸像我这么

---

①美国两大棒球联赛之一，其中扬基队算是佼佼者。按照水平的高低，美国职业棒球界分为两种组织，即大联赛和小联赛。

②指的是全国联赛，也就是另外一大联赛。

③在费拉德尔菲市，是该市举行棒球比赛最主要的场地。



大的时候，就已经在联赛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去非洲的一条帆船上当普通水手，我还见过傍晚时分来海滩的狮子。”

“我知道。你跟我说过。”

“我们聊非洲还是接着说棒球？”

“还是说棒球吧，”孩子说，“给我讲讲那了不起的约翰·J. 麦格劳的事情吧。”那个“J”被他念成了“何塔<sup>①</sup>”。

“以前，他偶尔也会来露台饭店。不过，他只要喝点酒，就会变得很粗鲁，还出口伤人，性子暴烈。他脑子里除了想棒球，还想赛马。反正他口袋里总装着赛马的名单，还经常在电话里提到马的名字。”

“他是个了不起的经理，”孩子说，“我爸爸觉得他很了不起。”

“那是因为他到这里的次数最多，”老人说，“如果多罗彻<sup>②</sup>每年也总来这里，你爸爸就会觉得他也是个很了不起的经理。”

“说实话，到底谁才是最了不起的经理，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我觉得他们几乎相当。”

“最了不起的渔夫是你。”

“不。我知道比我强的还有很多。”

“哪有！”孩子说，“好渔夫确实不少，了不起的也有。不过最伟大的只有你一个。”

“谢谢。你这样说让我很高兴。我希望别来一条过大的鱼，让我应付不了，那样我们可就说错了。”

“那种鱼是不存在的，只要你还像你所说的那样强壮。”

“我可能没我自以为是的那样强壮了，”老人说，“但我有很多诀窍，而且我有信心。”

“你应该去睡觉了，这样明天才能精力充沛。我得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饭店去。”

“那祝你晚安。明天早上我去叫你。”

“我的闹钟就是你。”孩子说。

---

①“J”在西班牙语里念成“何塔”。

②是20世纪30年代的棒球明星，曾任纽约巨人队的经理，他让巨人成了第一流的强队。